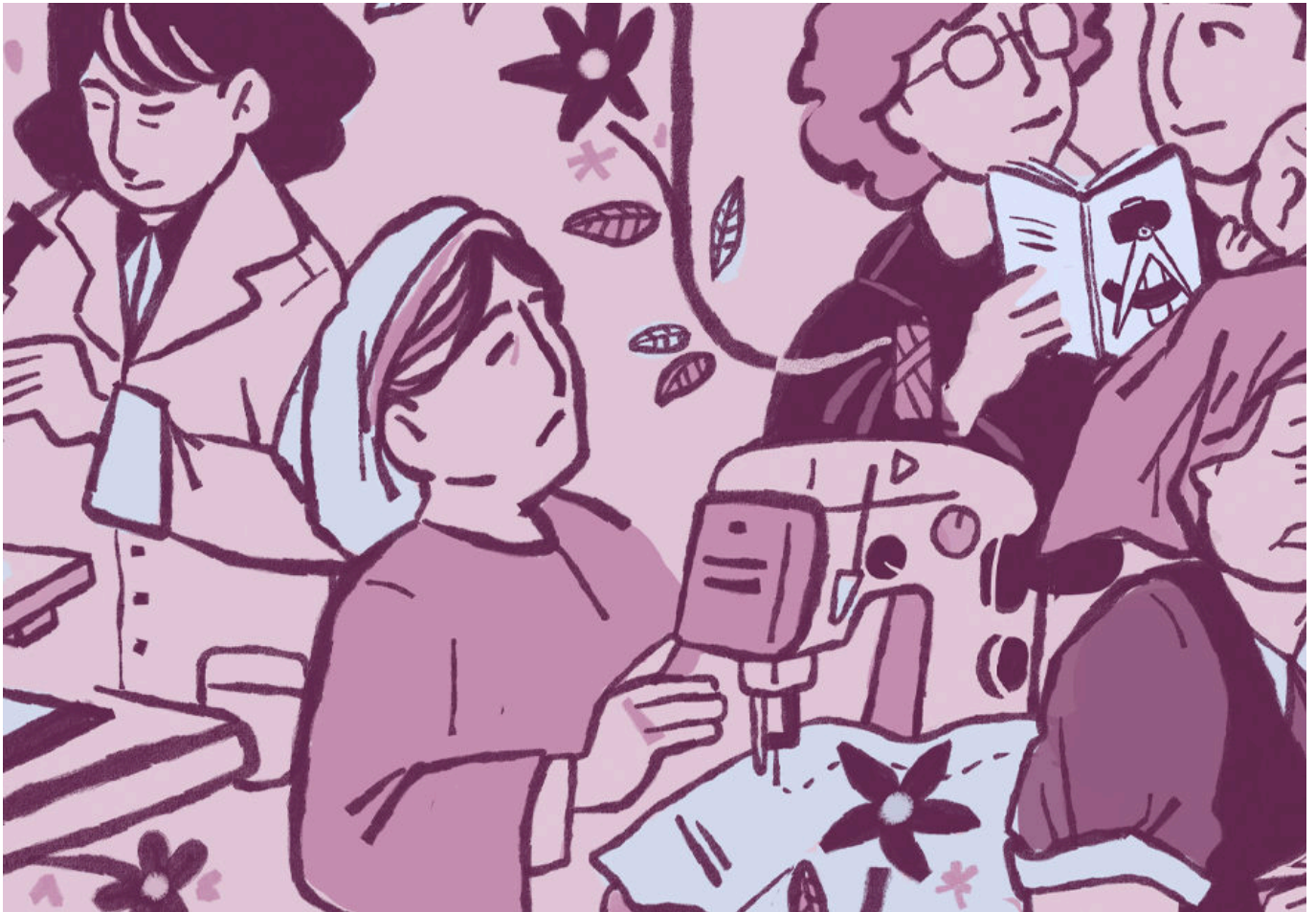


2024年第12期新闻稿：为妇女解放而斗争，永远值得



亲爱的朋友们：

三大洲社会研究所向您问好。

3月8日一开始并不是国际妇女节，以前也没有妇女节这一说。这个想法源自社会主义国际（又称第二国际）。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克拉拉·蔡特金和其他一些人从1889年起就在社会主义国际力争在某个日子庆祝劳动妇女的生活和抗争。蔡特金，还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亚历山德拉·柯伦泰，与其同志们一道为了劳动妇女和家务劳动在创造社会财富中的作用获得认可而坚持奋斗。当时北大西洋各国妇女还没有选举权，这些妇女在一场社会主义国际代表辩论上发言，辩论的主题是男女工人是否必须团结在社会主义的旗帜下为反抗共同遭受的剥削而斗争，还是说妇女应该呆在家里。

1908年，美国社会党妇女部于5月3日在芝加哥举行群众集会，庆祝妇女节。次年，即1909年2月28日，这一活动扩大为全美妇女节，在全美各地举行。1910年在哥本哈根举行的第二届国际社会主义妇女大

会最终通过决议，要求社会主义国际的所有部门在次年组织妇女节庆祝活动。1911年3月19日，奥地利、丹麦、德国和瑞士的社会主义妇女组织了公共活动，纪念1848年德国的三月革命。1912年，欧洲在5月12日庆祝妇女节，1913年，俄国妇女在3月8日庆祝妇女节。1917年，俄国女工在3月8日组织大规模罢工和示威游行，以争取“面包与和平”，引发更广泛的斗争，最终促成俄国革命。1921年，第二届国际共产主义妇女代表会议把3月8日正式定为每年庆祝国际劳动妇女节的日子。由此，3月8日成为国际斗争日历上的一个固定日期。

Katharina
‘Käthe’ Kern
(1900–1985)



1945年，世界各地的共产主义妇女成立了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WIDF），该组织在设立国际妇女节上发挥了**重要作用**。1972年，WIDF澳大利亚分会的弗里达·布朗和澳大利亚共产党致函联合国，**建议**联合国举办国际妇女年，并推动《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的实施。在WIDF的推动下，芬兰外交官、首位担任联合国助理秘书长的女性（当时97%的高级职位由男性担任）赫尔维·西皮拉支持国际妇女年的提议，该提议于1972年被接受，并于1975年举行了国际妇女年。1977年，联合国通过**决议**，决定把每年的3月8日定为“妇女权利与国际和平日”，即现在的国际妇女节。

Lykke Aresin (1921–2011)



每年三月，三大洲社会研究所都会出版一篇文章，重点介绍我们斗争中的一位重要女性，如印度的卡纳克·穆克吉（1921—2005）、厄瓜多尔的内拉·马丁内斯·埃斯皮诺萨（1912—2004）和南非的乔西·姆帕马（1903—1979），以此来纪念这一传统。今年，为庆祝国际妇女节（或许国际劳动妇女月更好），我们出版了第 74 期汇编《**中断的解放：东德的妇女与工作**》，这是与**蔡特金社会研究论坛**和**民主德国国际研究中心**合作编写的。我们曾与民主德国国际研究中心合作出版过两部研究报告，一部论述民主德国的**经济史**，另一部聚焦民主德国的**医疗保健**。蔡特金社会研究论坛是我们在欧洲大陆的合作伙伴，它以克拉拉·蔡特金（1857—1933）及其子马克西姆·蔡特金（1883—1965）的名字命名，克拉拉·蔡特金的工作为国际劳动妇女节的创立做出了贡献，而马克西姆·蔡特金是一名外科医生，曾帮助苏联建立新的医疗保健系统，作为国际纵队的一员参加过保卫西班牙共和国的战斗（1931—1939），并成为民主德国的一名顶尖医生。

《中断的解放》追溯了东德社会主义妇女在各种妇女平台和国家体系内部的抗争。其中有卡塔琳娜·克恩、希尔德·本杰明、莱克·阿雷辛、海尔加·霍尔茨、格雷特·格罗-库默洛和赫塔·库里格。她们努力抗争，旨在建立平等的法律秩序，制定社会主义儿童保育和养老护理政策，让妇女在经济和政治机构中担任领导职务。这些计划不仅仅是为了改善妇女福利和福祉，也是为了改变社会生活、社会等级制度和社会意识。正如 1953 年至 1967 年担任民主德国司法部长的希尔德·本杰明所说，至关重要的一点是，法律不仅要提供保障和落实社会权利的框架，而且还要“在提高社会主义觉悟方面取得更多进展”。

Grete Groh- Kummerl w (1909–1980)



妇女大量加入劳动大军，争取更好的计划生育服务（包括堕胎权），并要求获得应有的尊严。《中断的解放》告诉我们如何在短短四十年内就取得如此大的成就。海尔加·霍尔茨等领袖主张让妇女加入劳动大军，这不仅是为了增加女性收入，也是为了确保妇女能够参与公共生活。然而，变化的速度未达所需。1961年12月，东德执政党社会主义统一党（SED）政治局谴责“女性担任中层和管理职务的比例过低”，部分原因在于“很多人，尤其是男性，包括执政党、国家政府、经济机构和工会的公职人员，仍然低估了妇女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作用。”为了改变这一现实，妇女们在工作单位成立委员会，还成立了家庭主妇队，开展群众斗争，为争取妇女解放而斗争。

20 世纪 90 年代，民主德国解体，并入西德，导致社会主义妇女取得的成果遭侵蚀。如今，在德国，这些社会主义政策已不复存在，群众斗争也不再像东德四十年那样充满活力。这就是为什么这期汇编题为《中断的解放》，这或许反映了作者的希望和信念，即这一运动可以重新焕发生机。

Herta Kuhrig (1930–2020)



吉塞拉·施泰因克特是受益于民主德国变革的女性之一，她在民主德国成为著名作家，并致力于文化发展。她在诗作《晚间》中问道，奋斗值得吗？稍作停顿后她回答：“梦想家的心总是填得太满。”必须让世界更美好，这个回答已足够。

晚间，我们的梦想枕着月亮，
深深叹息而问，如此斗争是否值得。
每个人都知道有人在受苦，而且不应该受这么多的苦。
哦，梦想家的内心总是填得太满。

晚间，嘲笑者嘴角含笑而来。
贬低我们的一切资产，把英镑变成筹码。
他们喜欢用言语攻击我们，没人能幸免。
哦，他们还说一切都不值得。

晚间，怀疑论者满脸皱纹地走来，
翻阅旧信，不相信我们的话。
他们远离这一切，超前于他们的时代。
哦，他们的痛苦和折磨如此崇高。

晚间，战士们脱下靴子，

津津有味地吃晚饭，在屋顶上钉了三根钉子。
他们想看完半本书，但看到某一行就睡着了
身旁是缴获的武器，还有红酒。

热忱的，

Vijay